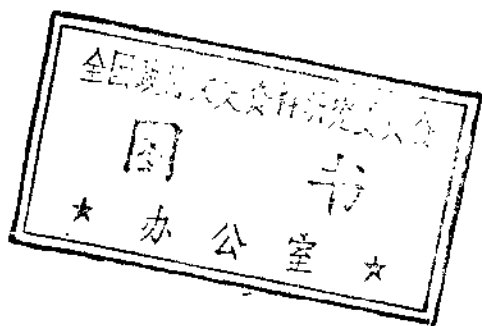


土默特文史资料

第 一 辑

(请交换、指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土默特左旗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首 刊 前 言

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编印，是各级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重要工作。

内蒙古地处边塞，源远流长，是丰富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文化宝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正确理解过去，热爱现在，创造未来必不可少的资料荟萃。

土默特旗文史，正是这座文化宝库的有机缩影。古代如此，近代、现代也不例外。它肩负着实录土默特地区几经沧桑的史实任务。它依附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以继承和利用前人的已有建树，创建自己新的史绩。土默特的历史就是前代历史的延伸。因而是一项严肃而认真做好的工作。它的特殊性在于：人重、事叠，跨界、超时（即人物、事迹、地域、时间），确系客观事实。所以竭尽全力，完成这项任务，是责无旁贷的。

为此，我们遵循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有关“征集、整理、编写中国现代史、近代史等资料”的规定，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达到“教育人民，惠及后代”的目的。

《土默特文史资料》在中共土左旗委、政协的直接领导下，经过长期的筹备，承蒙旗内诸政协委员、旗外各界人士的积极撰稿，以及旗政协诸同志的紧张、辛勤的工作，

《土默特文史资料》第一辑，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但由于时间的仓促和稿源的不足，在内容和质量上甚觉欠佳，本辑只是抛砖引玉，以广开来。

我们坚信，在此基础上，本着求实的原则，对今后陆续组编的各辑，逐渐从广度、深度加以精益求精，略补历史上的失记和文献中的讹传，这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的建设，不无小补。

历史的行程是错综而又复杂的长河。概括这条长河，又反映着各个记述者的自我立场、观点和写作特色。为了保持原作的这种特色和风格，我们原则上不做大量的改动，只在文字上略加修饰和核实而已。为了精炼语句，有必要删节或去其衍文浮语时，仍需取得原撰稿者的同意。

本辑所选刊的十八篇中，不论“三亲”抑或转手资料，因囿于各撰稿人的自我见闻所限，难免会出现某些失误及疏漏，深望识者、知情者不吝指正、示教，以做到正确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

最后，谨向凡对本辑助成的各位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编者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卅日

征 稿 启 事

文史资料工作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教育人民、惠及后代的重要工作。这项工作的重点是“抢救”史料，使之尽可能地服务于历史科研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希望凡了解我旗历史情况的各族各界人士都踊跃参加这一工作，为丰富我旗的文史宝库积极投稿。

一、时间：原则上以戊戌年（1898年）至“文革”（1966年）以前为限。

二、内容：反映我旗（即包括原土默特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社会生活、历史事件及其正反人物传记等各个方面的史料或文物。如有考古及求真辨实之作，可以不受上述时间的限制。涉及老土默特的人或事，可以扩大到原土默特旗的七县二市。

三、要求：以“三亲”（即亲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为主，转手资料、综合资料亦可，但必须坚持爱国主义，忠于历史事实，不溢美，不贬损，不为尊者讳、亲者讳，不拘观点，不限体裁，做到秉笔直书、存真求实。

四、稿件一经刊出，按期付给稿酬，未刊出的稿件酌情付给资料费。

五、《土默特文史资料》第一辑文后所附的《参考题自》可供撰文参阅。

政协土左旗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编 后 小 记

书无序跋，难以是书。“序”、“跋”犹如纲目，纲目不举，有损书义。这似乎已成修书创刊的惯例。公开发行的书刊如此，内部刊出的也不例外。所谓“不按规矩，不成方圆”者焉。然而就意义来讲，前序、后记并不是截然划分的两种东西，而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广义的整体。一句话都是为正文服务的。

《土默特文史资料》第一辑的主要内容，因受来稿所限，大致以军事、教育、宗教为主；传记、回忆和其它次之，约十五万余字。所刊图片为正文附品，不是点缀。至于其它有关附件是为说明《土默特文史资料》刊行的宗旨、目的所加的。之所以如此，意在做到图文并茂，是为增益可信度服务的，绝非无可无不可的“添足”之举。

文史资料，顾名思义，“资料”主要以“三亲”为主，而且列为抢救内容，属史；但“文”也不能弃之不顾、不刊。只要有参研价值，特别是历史价值、现实意义，绝不能排除在外。如本辑所刊《土默川蒙古族人名与蒙语地名考》一文是。当属文。

文史的质量，不是以豪言壮语或因人来定，而是以翔实可信去断。说彻底：真、实、信是质量的具体标准。至于文章的长短更不是质量的内涵，哪怕是只言片语，如不

失真，何妨刊出。就文史资料讲：真，就是爱国主义的高举；实，无可非议就是惠及子孙的无愧。

封面设计简述：色调表示地区、民族特点，广阔、奔放和热爱自由的象征；“两套环”是大团结的标志；其它图案是传统图案的沿用；封面左下角印章是蒙文“土默特文史资料”的篆书。总之，是概括各族、各界人士团结在党的领导下，为振兴土旗的内涵。

《土默特文史资料》第一辑的内容、质量，我们深知距离要求，还差得很远。这当然不能以“头难”来掩饰我们组编水平的低能！然而“学成于思”，思、学结合，锲而不懈，水平的高、好，总会有实现的一天。旗内外广大的撰稿人，就是我们实现那天的根本保证，也是为实现四亿加砖添瓦的有生力量。今天只是迈开的第一步。

编者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卅日

目 录

首刊前言

我的回忆……………云祥生 (1)

贺色鲁父子列传……………刘映元 (23)

土默特旗保安队始末记…………… (57)

殷石麟 忆述

殷梅园 整理

忆我在抗日时期……………张希孟 (71)

古稀翁谈少壮史……………尹万国 (94)

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耶稣教会拾零……………靳 祥 (106)

土默特历年编佐的情况……………鹤 年 (107)

土默特高等小学校简介……………王奎元 (111)

附：文庙官学碑记…………… (118)

土默川蒙古族人名与蒙语地名考……………苏 若 (120)

蒙藏学校土旗籍学生名单……………孙继祖 (133)

小召简史

兼述“七大召、八小召、

七十二个绵绵召”…………… (134)

王庆先生 忆述

赵国恩 整理

呼和浩特火居道与城隍庙孙氏家族……………孙明亮 (146)

道家对联一则解……………边福全 (152)

满泰小传……………程景华 (153)

巾幗奇人白大姐.....张尔杰 (156)

记绥远辛亥革命时期的刘会文.....长 城 (163)

回忆灾年当丐童..... (174)

陈铁生 口述

张尔杰 整理

解放前的毕克齐商业概况.....宿耀武 (180)

政协土左旗《文史资料》

编辑方案(摘要)..... (183)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名单..... (186)

政协土左旗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征集资料参考题目录..... (187)

征稿启事

编后小记

我的回忆

云祥生

一、家庭简况

1914年，即民国三年，我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旗一个人口众多、家业破落的家庭里。父母亲都是勤劳俭朴、忠厚善良的农民。

老家原是大毕克齐村的住户，祖先宗骨多少辈都埋葬在大毕克齐北敖包山脚下。随着满清政府无止境地屯垦土默特旗的土地，在祖父时期跟上户口地，赶着少许牛羊，扶老携幼由原籍迁居中海流。中海流是个草水茂盛的好地方。太祖父森盖甲布，热爱劳动，生活刻苦，辛勤务农放畜，家业逐年好起来。到祖父晚年时，家庭变成吃饭的多，劳动力少，加上天年不好，刚刚兴旺的家业很快就破败下来。

那时我父亲弟兄五人，三俗二僧，父亲为最小。大伯父名叫阿木格，汉名云尚仁，少年时读书，青年时在本旗总管公署工作，中年升任秘书长兼任旗立文庙街书院教师。娶妻二房，生三男二女。二伯父名阿哈达，汉名云尚文，在家帮祖父劳动和管理家业，娶妻二房，生一男二女。三伯父名阿色楞，汉名云尚礼，幼年削发当喇嘛。因祖父和二伯父病逝，祖母申请旗署批准还俗，掌管家业，娶妻一房，三男二女。四伯父名莫楞太，汉名云尚智，在三伯父还俗娶妻后，也私自离开喇嘛庙到大青山北牧区花尔盖力更招赘一年轻寡妇，生二男一女。父亲名阿咕噜，汉名云尚信，后改名云忠信，青少年时期一直读书，婚后生三男一

女。

自从三伯父还俗掌管全盘家业以来，因他幼年削发当喇嘛，只知供佛、敬神、诵经，不与社会交往，更缺乏劳动知识，所以料理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业，每况愈下，以致财务亏空，入不敷出。

到1918年即民国七年春，在祖母死去一周年，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终于维持不下去了。于是，就请老舅来给分另遗产，经过分争吵嚷了几天，才勉强分开。当时，父亲分得老马一匹，小牛一条，破土房三间，沙质地、碱地三十亩。父亲虽读过很多书，擅书写，但因天灾人祸，妻子儿女拖累，从未离开家庭到社会上做事。

二、失去母爱

1919年即民国八年冬，我已五岁，我们村曾经遭受官兵和土匪双重骚扰的灾祸。这次受害最严重的是我们家，当时被害的惨景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天大雪纷飞、冰封大地的午后，父亲正在清扫院内的积雪，母亲身怀有孕在屋整理破旧衣被。哥哥受父母之托去舅父家求借未归，姐姐帮母亲整理，我和弟弟在后炕边取暖边玩耍。外面突然“砰！砰！”几声枪响，随着枪声，村里的狗“汪！汪！”地叫起来。这时扫雪的父亲把扫帚扔下进屋告诉母亲：“情况不好，估计军队进村里来啦！”我们全家顿时紧张起来，只见母亲情不自禁地打哆嗦。

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造成的恶果，使人民群众对军队的来临看作兵进村，犹如狼进院。这是广大群众多年来的总结。因为那时候的军队，是反动统治阶级残酷迫害群众的工具，对待人民群众确实比豺狼还厉害。因此，乡间劳动群众一听说军队进村，就谈虎变色。

进村的军队，说是剿匪来的，身着土黄色军装，人数比村人多两倍。十几户蒙古族小村庄，一霎时变成兵山兵海的世界，人叫马嘶，闹得好象天塌下来。这时，风刮得更起劲儿，雪下得更猛烈，鹅毛似的雪片飞扬，刺骨的寒风卷起雪花冲破了发黄的窗纸，发出凄凉的怪叫声。

在风雪声中，骤然间喊声震地：“站住！站住！看你狗日的往哪里跑？砰！砰！”清脆刺耳的枪声传向远处，使村民们更加心惊肉跳。进村的军队派出警戒，在院内或登房顶，监视村内和院内人们的行动，同时严禁村里人们自由出入。一个军官把部队分开两部分，一部分把全村的大小人从各家户赶出来，集中在当街韩家大院南墙外，三面围起来，用插着明晃晃刺刀的枪口对着群众。一个军官瞪大眼睛威胁地说：“据调查报告，土匪流窜到你们这一带，有的溜进你们村里，有人把土匪窝藏起来啦……谁先交待，否则一经查出，就与土匪一同论罪。快说！快！快！”。

凶神恶鬼般的军官吼叫了一番，群众鸦雀无声。只有一个小孩子，因在暴风大雪地冻得实在支不住了，呜哇地嚎啕起来，军官立即恶狠狠地骂道：“妈的巴子，谁的孩哭？快把你的狗崽子哄住，这些野蛮野蛮顽固不化的畜牲，拉出去统统枪毙！”。这时，父亲实在忍不住了，就向军官说：“老总，我们村里所有住户，都是善良的劳动人，他们决不会有包藏土匪的行为，请看在孩子的面上让回家去吧！”父亲的话音未落，一个军官象发了疯的野兽，声嘶力竭地吼叫：“什么人在这捣乱？捣乱就是通匪的坏人，给我抓起来！”一声令下，立即跳出恶魔似的五个兵，冲进人群把父亲拉出来，气急败坏地对父亲下毒手。他们拳打脚踢和用枪托痛打一顿后，从韩家大院拿出一丈二尺长的杠子，先把父亲的上衣剥掉，叫跪倒在地，然后把杠子压在父亲的小腿上，杠子两头各站一个兵，手持皮鞭，一左一右“兵！兵！”抽打父亲的皮肉。父亲虽遭如此毒打，咬紧牙关不哼一声。他们逼问父亲：

“何时同土匪勾结？土匪送过什么贵重物品及钱财？你把土匪头儿小九则和他的东西藏在什么地方？如实招供了就放你回家。”父亲对张牙舞爪的军官严正回答：“我是真诚爱国的庄稼人，土匪同我没有丝毫关系，你们没有本事打土匪，却来迫害良民，可恶！可恨！”。于是，更触怒了他们，就把父亲的腰背和两腿直打得青一条、紫一片，有的地方皮开肉绽，鲜血淋漓。

乡亲们看到他们皮鞭毒打父亲的惨景，就象抽打在自己身上一样心痛，他们急切想把父亲解救出来，齐跪在雪地上含泪恳求：“老总，他是个好人，他有四个小儿幼女，婆娘又快生育啦，你们看在孩子与女人的面上，请放了他吧！”但是，群众的恳求不但不予理睬，反而命令士兵把群众拳打脚踢赶开，直到父亲被打得死去活来，不成人样后才住手，拖到雪地里派数名士兵看守起来。

派出去的另一部分军队，挨门逐户地进行搜查：挑柴堆，挖草垛，进屋翻箱倒柜，看见象样的衣物就顺手抢走，说是土匪放下的赃物。在搜查中，把各家户的瓢、盆、碗筷扔满地，米面撒一滩，有的水缸、菜缸及饭锅被打烂。这帮大逆不道的暴徒，借口剿匪窜到我们村里，无恶不作，全村被闹得鸡飞狗跳，洗劫一空，横遭一场料想不到浩劫。

当夜幕降临，官兵并没有搜查所谓匪迹，却大发一次横财归来，命令部队集合。一个沙哑着嗓门的军官向群众宣布说：

“云忠信是抢劫犯小九则的同伙，我们要把他带回去处治。”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全村伯叔、大娘婶子们又为我父含泪苦苦哀求。可是，他们不仅不答应放人，还骂：“你们这些野蛮的刁民，要包庇坏人吗？”这时，母亲当即从人群中冲出，抱住父亲的腿不让带走，士兵打母亲，母亲不离开，不松手。这时从旁闪过来一个军官，横眉竖眼，怒发冲冠，恶狠狠地骂道：“妈的巴子，这个臭婆娘不想活啦，快滚开！”随即举右脚踏母亲肚子狠

踢两脚，母亲“啊呀”尖叫一声倒在父亲足下。

这时，狂风暴雪刮得更起劲了，在风雪交加中，看到母亲被官军毒打得将要毙命的惨景，姐姐、弟弟哭成泪人，我心疼父母无辜遭此迫害，眼泪象泉涌般流在破衣襟上，霎时冻成了冰块儿，而村中的伯叔、大娘、婶子、哥嫂们也都流出眼泪。他们边流泪边在内心咒骂这伙野兽般的“刮民党”祸种，才是名副其实的土匪。这些官兵名为打土匪，而见到土匪老远放上几枪，待土匪把抢得老百姓的财物丢下时，他们却拣来进城出卖了。这次借口剿匪窜来我们村大抢一通回城，既立功又发了财。这不就等于官匪一起勾结，共同抢劫，贼喊捉贼吗？

在风雪严寒的暮色中，父亲经村中几位年长伯叔苦口哀求，终于保释回家。但官军放开父亲还要三堂兄特木尔顶替并强带走了南庄。官军开走后，乡亲们把父亲、母亲扶回家，有的从家拿来姜片、红糖给父母亲熬喝姜汤，驱寒散冷；有的跑邻村拿来黄表纸、白酒和谷草化灰给父亲起血疗伤。在乡亲们热情救治下，父母亲渐渐好转，可是母亲当天夜间小产了。

父母亲被反动军队残害得一冬躺在阴暗冰冷的屋里呻吟。隔壁邻居的大娘婶子们，为母亲身体恢复请医治疗。经过一个时期的医治，父亲被毒打的伤病逐渐恢复。可是，母亲的病，虽服了好多药物，一直不见大效。她面黄肌瘦，眼窝深陷，带着一副愁眉苦脸，乍看见没有活人样儿，人们都替她担心。

冰封雪飘，寒风吹得人们的眼睛都睁不开，穿上老羊皮大衣也抵御不住刺人肌骨的严寒。何况许多人穿着单薄破烂的衣服，哪有不受冷冻的呢？我同弟弟的脚手已起了冻疮，行走很艰难，整天依偎母亲左右苦闷。

飞雪迎春到，天气变暖了，积雪很快融化。父亲的伤病基本痊愈，他把拐杖已扔掉，能在户外阳光下做一些零星的家务事，这使我们全家人都高兴。可是，母亲的病一直不好转，清明

节前一场大风后，病情更加沉重起来，觉不能睡，饭不想吃，即使勉强吃上几口又吐掉。她说：“被军官踢的地方，肚内长出疙瘩，疼得不能翻身，大概离死不远啦。”

就在这时，不知谁给出了个怪点子说，这是官军引来了魔鬼，小产又冲了家神，可给病人念念藏经，驱一驱鬼，攘一攘神会好的。当时束手无策的父亲就听信了，托人向南庄财主借债几十元钱，从喇嘛洞召——广化寺请来一位白发白须老喇嘛，给母亲念念送鬼攘神经，反而使病危的母亲不得安宁，因而受到不应有的震动和刺激，以致病情有增无减，死神更加缠不放松。

老喇嘛在家念经送鬼折腾中，除用美酒佳肴殷勤招待外，还给送香烟钱和布施钱几十元，并把母亲出嫁时外祖母陪送的几件较好的衣服和首饰也都骗走了。老喇嘛给母亲念驱鬼经后，说：“妖气降宅，全家有灾。”于是，老喇嘛又继续念了三天平安经。

五月五日这天，乡下人都过端午节。我们家因母亲病重，没有做粽子，我喝了两碗稀粥就赶上小牛和老马，同伙伴们到郊外放牧去。这时，刚出来的白斗林走近跟前向我说：“毕力格，你阿爸叫你赶快回家去，把小牛、老马交给宜昌、正贤、宜敏他们。”

听了白斗林哥的话，我赶快往回走，边走边想：是妈妈病危了吗？老人家早晨还能坐起来笑着说她的病有好转，还吃了一点面条，并说以后不再麻烦我们啦。我走到村口就听见院内传来的哭泣声。我快步进院，看见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们来到院里，流着眼泪议论着：“她受了半辈子苦，临死还遭受那么大的灾难，现在一生就这么完结了！”“啊！毕力格回来啦，快进屋里来吧！”

我跨进门就看见母亲直挺挺地躺在一扇门板上，紧闭双眼。哥哥和弟弟，都痛哭流涕地央求：“额吉！您醒一醒，看上我们一眼，同我们说一句话吧！”她（他）们大概已哭多时，声音都

沙哑了。当时，我的心象刀刺，就同哥哥、姐姐、弟弟一起痛哭。实在没有想到，早晨母亲还能吃半碗饭，并有说有笑，岂知这是临死前的回光反照。从此，我们就永远失去了母爱。

我的母亲是国民党反动军队杀死的。这件事，在我们几个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极大的创伤。我万分痛恨国民党反动军队，永远忘记不了这一深仇大恨。

三、凄惨悲愤的生活

母亲断了最后一口气，哭得最沉痛悲伤的是姐姐。把母亲的遗体装殓好放进棺木里，停在院内窗前。姐姐每天大哭三次，从东方微明她就起来痛哭一场。姐姐本是很美貌俊秀的一位姑娘，自从母亲去世，她的脸上就象挂着一层煤灰，没有一点儿光泽与润色。她情感变得很脆弱，有些难处就痛哭，稍有不满意就流泪。她对什么事物都不感兴趣，表现神魂颠倒。当时，我既想念母亲，又同情过度悲伤的姐姐。有一天午饭后，我陪同姐姐哭后赶上小牛和老马出郊外放牧，因一时思想不集中把老马掉进臭水坑淹死。它是我们家当时的主要劳力，也是生活的唯一依靠。性情暴躁的父亲，对我既没有打，也没有骂，反而安慰我说：“不要难受，它自己不想活啦！”我象母亲死去时那样痛哭了一场。

天气又渐渐寒冷起来，可是我们兄妹姐弟几人还穿着过夏的破烂衣衫。穿的鞋是蛤蟆大张嘴露五趾，说是穿的鞋，不如说是脚脖子上的套圈儿。住屋是两大间破西房，虽然烧上火，屋里不比屋外暖和多少。煮饭蒸气扑到墙壁和屋顶上，就厚厚挂一层冰雪，装饰得象水晶屋。说实在的，我们的住屋，到隆冬严寒时分冻得连狗也拴不住。可是，当时我们土炕无席，只有两条破烂脏污的被子，父亲同弟弟盖一条，我同姐姐盖一条，哥哥一人盖一条破毛单过夜，睡到半夜就冻醒，起来披上破被子围一圈儿烤

火。

那时，我们穷困且不安然，债务丛集，如牛负重，旧债还未交清，母亲病中请医吃药、念经和埋葬母亲时又借了新债。因母亲患病，庄稼又没有耕种，五口之家过冬的衣食还想不出办法解决。父亲和哥哥整天整夜在发愁、说梦话。可是，债主对穷苦人是不怜惜的，经常上门来逼债，今天不是毕镇天合店派人来讨债，明日就是铁业铺来向父亲说：“我们主人叫告诉你，借款今年再不能拖欠，务必想法还清，有钱有粮都行，不然要来人拆你们的房。”几天后，南庄陈财主派狗腿子到家说：“我们老爷说，祖银今年本利全缴，如果不愿交，就叫你大儿子给做工顶债。”真是“债主上门，两眼鸾铃，不是图钱，就是谋人。”

父亲是个勤劳勇敢，性情耿直的人。他长期养成一个脾气：“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哪怕三天不吃饭，宁肯勒紧裤带也不轻易向人张嘴求告。他老人家觉得轻易求告别人，比被人在脸上打两巴掌还难受。当时，我们没有应付债务和困难的好办法，家里只有一头小牛，而小牛在老马淹死后就是我们家唯一的畜力。小牛比我小两岁，却比我高一头，夏秋两季吃得滚瓜溜圆，紫红色的皮毛引人喜爱。他接替老马已能帮父亲和哥哥犁田拉车了，是全家人的命根子。

父亲因债务和生活问题，苦闷了一秋天，最后下定决心，硬着头皮准备忍痛把小牛卖掉，给各债主开付债利和解决一部分过冬的衣食。可是，万没想到南庄陈财主早就把小牛看在眼里，谋在心中。一天财主儿子陈三领着三个狗腿子踢门冲进屋里，脚蹬炕沿，眯缝两眼向父亲说：“早给说过了吧，今年本利要交清，准备好就送去，你不送去，我们来收取。准备好了吧？今天我们特来取钱要物，你把准备好的钱拿出来让我们好走，如果不愿交钱，那就叫你儿子跟我们去做工顶债，你有什么意见？”

父亲沉默了片刻说：“今年我家里人闹病，女人去世又多化

了钱，庄稼没有耕种好，实在无力还清。你们收回去还是给别人放债吃利，我今年只付利，来年想办法全还清吧。”

财主儿子陈三听后，睁圆双眼，提高嗓门说：“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每年有个来年。不行，今天就要你还清。你说无力还清债，又不愿让你儿子给我们做工顶债。你无力还清，你们怎有办法吃饭？你老狗不老实！”随即提起文明棍儿，就把我们的饭摊子打翻，豆腐糊糊流下半炕！父亲和财主儿子陈三讲理：“你们有钱放债吃利，我答应付利，你们要本利还清，我今年无力全清，而你们上门来就发野蛮欺负人！”

“蝎子的尾巴，阴沟的风，毒蛇舌头，地主的心。”财主儿子陈三就象疯狗似地更加野蛮残暴、拧眉翻眼说：“野蛮你怎么样？你不快还帐，还硬嘴顶你爷爷！”就举起文明棍儿“啪啪！啪！”把父亲打得鼻口流血！待父亲向财主儿子陈三扑去拼死时，却被一个狗腿子使了个眼色，就把财主少爷陈三拉出门外，顺便把拴在院门外的小牛强拉走了。父亲要追去往回夺小牛，经哥哥姐姐才劝住，我们同父亲站在院门外望着那被夺去的小牛，伤心地叹息而已。我同弟弟情不自禁地带着哭音向父亲说：“阿爸，用我保小牛换回来，帮咱们耕地拉车吧！”说罢，我就失声痛哭起来，父亲也不由得流出伤心的眼泪说：“孩子不要哭啦！这个鬼世道，穷人是被欺压得没有办法活下去的，要有志气记住这个仇恨！”

由于生活和债务的重压折磨摧残，使父亲衰老得很快。本来是将近四十岁的人，头发就全变成银色。额头象风吹湖面，皱纹犁犁道道乍看就象七十有余的老头儿，腰背也有些驼了。但父亲为抚养几个儿女长大成人，每日照常带领上大的儿子积极进行生产劳动。旧社会的海流村地板不好，是个瘠薄落后的地方。老马水淹死，小牛被债主拉走，父亲为了生活就只有给有钱人拖工放牧或利用农闲季节刮碱土积存燃料生产土盐度日。